

新中国未来记

(清)梁启超 著

绪言

一、余欲著此书，五年于兹矣，顾卒不能成一字。况年来身兼数役，日无寸暇，更安能以余力及此？顾确信此类之书，于中国前途，大有裨助，夙

夜志此不衰。既念欲俟全书卒业，始公诸世，恐更阅数年，杀青无日，不如限以报章，用自鞭策，得寸得尺，聊胜于无。《新小说》之出，其发愿专为此编也。

一、兹编之作，专欲发表区区政见，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。编中寓言，颇费覃思，不敢草草。但此不过臆见所偶及，一人之私言耳，非信其必可行也。国家人群，皆为有机体之物，其现象日日变化，虽有管葛，亦不能以今年料明年之事，况于数十年后乎！况末学寡识如余者乎！但提出种种问题一研究之，广做海内达人意见，未始无小补，区区之意，实在于是。读者诸君如鉴微诚，望必毋吝教言，常惠驳义，则鄙人此书，不为虚作焉耳。

一、人之见地，随学而进，因时而移，即如鄙

人自审十年来之宗旨议论，已不知变化流转凡许次矣。此编月出一册，册仅数回，非亘数年不能卒業，则前后意见矛盾者，宁知多少，况以寡才而好事之身，非能屏除百务，潜心治此。计每月为此书属稿者，不过两三日，虽复肆虑，岂能完善。故结构之必凌乱，发言之常矛盾，自知其决不能免也。故名之曰稿本，此后随时订改，兼得名流驳正，或冀体段稍完，再写定本耳。

一、此编今初成两三回，一覆读之，似说部非说部，似权史非权史，似论著非论著，不知成何种文体，自顾良自失笑。

虽然，既欲发表政见，商榷国计，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。编中往往多载法律、章程、演说、论文等，连编累牍，毫无趣味，知无以餐读

者之望矣，愿以报中他种之有滋味者偿之：其有不喜政谈者乎，则以兹覆瓶焉可也。

一、编中于现在时流，绝不关涉，诚以他日救此一方民者，必当赖将来无名之英雄也。楼阁华严，毫无染者，读者幸勿比例揣测，谓此事为某人写照，此名为某人化身，致生种种党同伐异意见。

一、此编于广东特详者，非有所私于广东也。今日中国方合群共保之不足，而岂容复有某乡某邑之见存。顾尔尔者，吾本粤人，知粤事较悉，言其条理，可以讹谬较少，故凡语及地方自治等事，悉偏趋此点。因此之故，故书中人物亦不免多派以粤籍，相因之势使然也。不然，宁不知吾粤乏无人哉？读者幸谅此意，毋视其为夜郎。

第一回 楔子

话表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年。(今年二千四百五十三年)即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(今年二千零二年),岁次壬寅,正月初一日,正系我中国全国人民举行维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。

其时正值万国太平会议新成,各国全权大臣在南京,(注意。)

已经将太平条约画押。因尚有万国协盟专件,由我国政府及各国代表人提出者凡数十桩,皆未议妥,因此各全权尚驻节中国。

恰好遇着我国举行祝典，诸友邦皆特派兵舰来庆贺，英国皇帝、皇后，日本皇帝、皇后，俄国大统领及夫人，（注意。）菲律宾大统领及夫人，（注意。）匈加利大统领及夫人，（注意。）皆亲临致祝。其余列强，皆有头等钦差代一国表贺意，都齐集南京，好不匆忙，好不热闹。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，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，不特陈设商务、工艺诸物品而已，乃至各种学问、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（是谓大同）。各国专门名家、大博士来集者，不下数千人。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，不下数万人。（眉批：专为请求宗教学问而来者已不下数万人，余者正不知凡几）处处有演说坛，日日开讲论会，竟把偌大一个上海，连江北，连吴淞口，连崇明县，都变作博览会场了。（阔哉阔哉）这也不能尽表。

单表内中一个团体，却是我国京师大学校文学科内之史学部。因欲将我中国历史的特质发表出来，一则激励本国人民的爱国心，一则令外国人都知道我黄帝子孙变迁发达之迹，因此在博览会场中央占了一个大大讲座，公举博士三十余人分类讲演。也有讲中国政治史的，也有讲中国哲学史、宗教史、生计史、财政史、风俗史、文学史的，亦不能尽表。（眉批：中国史学将来必为世界上第一重要学科无疑。以地球第一大民族，养数千年来特色，谁得而比之！）

单表内中一科，却是现任全国教育会会长文学大博士孔老先生所讲。这位孔老先生名弘道，字觉民，山东曲阜县人，乃孔夫子旁支裔孙，学者称为曲阜先生，今年已经七十六岁。（先生今年十六岁了）从小自备资斧，游学日本、美、英、德、法诸

国。当维新时代，曾与民间各志士奔走国事，下狱两次。

（先天下之忧而忧）新政府立，任国宪局起草委员，转学部次官，后以病辞职，专致力于民间教育事业，因此公举为教育会长。

言归正传。却说这位老博士，今回所讲的甚么史呢？非是他书，乃系我们所最喜欢听的，叫做《中国近六十年史》。就从光绪二十八年壬寅讲起，讲到今年壬寅，可不是刚足六十年吗？（原来如此。）

这六十年中，算是中国存亡绝续的大关头，龙拿虎掷的大活剧，其中可惊、可恼、可悲、可喜之事，不知多少。就是官局私家各著述，零零碎碎，也讲得不少，却未曾有一部真正详细圆满的好书出

来。这位孔老先生，学问文章，既已冠绝一时。

（确是冠绝一时）况且又事事皆曾亲历）（恐怕将来要亲历罢了），讲来一定越发亲切有味，不消说了。

那时京师大学校及全国教育会出名登告白，讲博士在博览场内史学会讲坛开讲，择定每来复一、来复三、来复五日下午一点钟至四点钟为讲期。二月初一日，正是第一次讲演，那日听众男男女女买定入场券来听者，足有二万人。内中却有一千多系外国人，英、美、德、法、俄、日、菲律宾、印度各国人都有。

看官，这位孔老先生在中国讲中国史，一定系用中国话了，外国人如何会听呢？原来自我国维新

以后，各种学术进步甚速，欧美各国皆纷纷派学生来游学，据旧年统计表，全国学校共有外国学生三万余名，毕业归去者已经一千二百余名，这些人自然都懂得中国话了，因闻得我国第一硕儒演说，如何不来敬听？

（眉批：料想不似现在专学中国话的了。）

闲话休题。却说自从那日起，孔老先生登坛开讲，便有史学会干事员派定速记生从旁执笔，将这《中国近六十年史讲义》从头至尾录出，一字不遗。一面速记，一面逐字打电报交与横滨新小说报社登刊。（这笔电费却不小。）

诸君欲知孔老先生所讲如何，请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孔觉民演说近世史 黄毅伯组织宪政党

且说二月初一日午后十二点半钟，听众都已齐集讲堂，史学会干事长、大学校史学科助教林君志衡先登讲坛第二级左侧，向众人鞠躬演述开会之意，并谢孔博士以如此高年，不辞劳苦，为国民演说国事，实可为今次祝典一大纪念等语。演述已毕，众人肃穆毋哗，一齐恭候。（我却候了六十年）

正交一点钟，只见曲阜先生身穿国家制定的大礼服，胸前悬挂国民所赐的勋章，与调查宪法时各国所赠勋章，及教育会所呈勋章等，道貌堂堂，温容可掬，徐步登坛。满座听众一齐起立致敬，拍掌欢迎之声，忽如山崩涛涌。听众坐下，满堂肃静。

曲阜先生乃以满面热诚之容，先开口道：“诸君啊，诸君，今日皆以爱国诚心参预斯会，非是鄙人无端生感，其实六十年前那里想还有今日，又那里敢望还有今日？（何日今日？）我们今日得拥这般的国势，享这般的光荣，有三件事是必要致谢的。第一件是外国欺凌压迫已甚，（眉批：过屠门而大嚼，虽不得肉，且快意。）唤起人民的爱国心。第二件是民间志士为国忘身，百折不回，卒成大业。第三件是前皇英明，能审时势，排群议，让权与民。这三件事便算是我这部六十年史的前提了。

三件里头，那第二件却是全书主脑。诸君啊，须知一国所以成立，皆由民德、民智、民气三者具备，但民智还容易开发，民气还容易鼓励，独有民德一桩，是难养成。倘若无民德，则智气两者亦无

从发达完满，就使有智，亦不过藉寇兵赍盗粮；就使有气，亦不过一团客气，稍遇挫折便都消灭了。

你看六十年前，我国衰弱到恁般田地，岂不都是吃了无道德的亏么？（眉批：欲觉闻晨钟，今人发深省。普天下青年爱国诸君当每日三复此言。）那时不但那旧党贪污鄙贱，行同禽兽，就那号称民间志士的，也是满肚皮私欲充塞，（志士听者。

）变幻狡诈，（志士听者。）轻佻浮躁，（志士听者。）猜疑忌刻，（志士听者。）散慢乱杂，（志士听者。）软弱畏怯，（志士听者。）他那心术行为，正是同旧党一鼻孔出气，或者反比旧党还不如哩。（志士听者。）倘使后来的志士都和那己亥、壬寅间的志士一个样儿，我们的中国早已亡了。（志士听者。）这话非是鄙人饶舌，其实我新中国之存亡

绝续，皆在此一点，若除了这点，我这部六十年史亦无处讲起了。

闲话休题。却说这部六十年史讲义，共分为六个时代：

第一预备时代从联军破北京时起，至广东自治时止。

第二分治时代从南方各省自治时起，至全国国会开设时止。

第三统一时代从第一次大统领罗在田君就任时起，至第二次大统领黄克强君满任时止。

第四殖产时代从第三次黄克强君复任统领时

起，至第五次大总统陈法尧君满任时止。

第五外竞时代从中俄战争时起，至亚洲各国同盟会成立时止。

第六雄飞时代从匈加利会议后以迄今日。（眉批：此六时代殆中国必要经过之阶级，读者请细玩之。）

这算是全部书的大纲总目了。但是我有一句话求诸君见谅。

我这部讲义，虽是堂堂正正的国史，却不能照定那著述家的体例，并不能像在学校讲堂上所讲的规矩。因有许多零零碎碎琐闻逸事，可喜、可悲、可惊、可笑的，都要将他写在里头，还有那紧要的

章程，壮快的演说，亦每每全篇录出，明知不是史家正格，但一则因志士所经历的最能感动人心，将他写来，令人知道维新事业有这样许多的波折，志气自然奋发；二则因横滨新小说报社主人要将我这讲义充他的篇幅，再三谆嘱演成小说体裁，我若将这书做成龙门《史记》涑水《通鉴》一般，岂不令看小说报的人恹恹欲睡，不能终卷吗？满堂听众鼓掌大笑。

（眉批：多谢孔老先生体贴我们。）

那时孔老先生歇息片刻，重复登坛开演道：诸君啊，你道我们新中国的基础在那一件事呢？其中远因、近因、总因、分因虽有许多，但就我看来，前六十年所创的“立宪期成同盟党”

算是一桩最重大的了。这党的名字怎么解呢？原是当时志士想望中国行立宪政体，期于必成，因相与同盟，创立此党，合众力以达其目的，所以用这个名。

这党省名，又叫做“宪政党”。诸君啊，这怎么会算得新中国的基础呢？诸君当知，一国的政治改革，非藉党会之力不能，这宪政党为前此一切民会之结束，又为后此一切政党之先河。若没有这党，恐怕中国万不能成分治统一之大业，何况其他哩。原来我国当光绪壬寅以前，民间志士所在多有，纷纷立会救国，北京有“强学会”、“保国会”，湖南有“南学会”

等，皆以强中国为宗旨。但实力未充，朝贵忌刻，不久即被禁解散。